

目 录

题识	1
1 中国古代典籍略说	1
谈谈我国的古籍	2
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	10
2 目录学与中国古代典籍	41
广谱目录学是一把主钥	42
《中国丛书综录》在目录学上的重大成就	52
3 类书的源流和作用	59
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	60
类书的作用、反作用和特殊作用	76
4 类书典籍解读(上)	105
《艺文类聚》解题	106
从《太平总类》到《太平御览》	120
从《历代君臣事迹》到《册府元龟》	139
5 类书典籍解读(下)	159
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	160
读影印本《永乐大典》记	179
《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	189

6	古农书概述	207
	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	208
	稀见古农书录	228
	稀见古农书别录	241
	述上海图书馆所藏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	254
	《种艺必用》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	266
7	徐光启农学著述及《农政全书》	277
	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	278
	徐光启农学著述考	310
	17 世纪的一颗农业百科明珠——《农政全书》	336
8	古代科技典籍撷英	349
	今本《南方草木状》的几个问题	350
	《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	359
9	沈括和《梦溪笔谈》	371
	《梦溪笔谈校证》引言	372
	《梦溪笔谈》补证(重写稿的一部分)	399
10	道藏与中国古代典籍	431
	《道藏》:中国典籍中独特的汇本	432
	晋代道家书《苻子》的成书年代及其他	442

名家专题精讲

中国古代典籍十讲

胡道静 著

题 识

时维清明,中心哀切。本书作者、家父胡道静先生仙逝竟近半载。眷念之情涌动我心头:爸爸,您真的在东方青帝麾下入座了么^①?

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先生的一再建议和督促,在这“乍暖还寒”的寒食节届临之际,终于将您的一些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有关中国古代典籍的文章结集成册,整理为《中国古代典籍十讲》。

今天,望着书案上几乎盈尺的《中国古代典籍十讲》清样,我再一次感悟到您生前毫不张扬的人格魅力,它浸透了“事为名物用,道以神理超”的道家教诲^②。

记得麦青君提出要我编辑家父的集子时,曾使我颇感为难。家父平生的研究与一般众人所认为的文史哲中的典籍巨著有所不同,能翻检的尽是被圣人贤者斥为“形而下”的农学、工学、医学及笔记类的古籍。即使在工农当家作主的年代,这些东西似乎也难以称作“国家重要文献”的典籍,更不用说今天——已跨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的今日中国,家父书生型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认同和青睐吗?但麦青君却坚定不移地说:“作为曾经有幸问学于胡老并得其勉励指授的后学,我十分清楚,胡老遗著及其有关研究成果中所体现的深厚人文底蕴、

非凡学识功力和公认学术价值 ,至今鲜有企及超越者 !”

恕我才疏学浅 ,在金矿面前不知所措。在四处搜集、潜心细读父亲遗著的过程中 ,心头的团团疑虑终得消解。

首先 ,我对“典籍”的理解实在太过囿于定见。就连 1999 年版的《辞海》“典籍”条中也同时指出 :“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而并非仅指“国家重要文献”。

尽管我觉得集子的题意名实相符了 ,可总还有些忐忑不安。父亲的文章中讲到的古代类书、农书、科技专著及笔记等 ,值得今天去深入研究吗 ? 我正是在这种心态下 ,硬着头皮整理文稿 ,渐渐地进入了父亲生前研究领域的宝山之中。

从我能记事起 ,就见家父经常手不释卷 ,笔不离手 ,一直到 2003 年 10 月初他进医院治病前 ,还在翻阅《宋人年谱丛刊》,一介书生本色始终没变。有时见他查看各种书目 ,把读得全神贯注 ,十分诧异。我觉得这种东西太枯燥 ,也没什么可以作为友人间的谈资 ,进而显示自己的学养。殊不知 ,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项基本功 ,它是父亲进入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宝库的一把主要的钥匙 ,惟其如此 ,才能让宁肯坐十年冷板凳 ,也不求急功近利的书生如我的父亲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独辟蹊径、探赜索隐 ,采集到于世有补的宝藏。《中国古代典籍十讲》正是力图以此凸显作者毕生精力 ,把中国古代一些鲜为人知、或长期贬为末流的书籍的功用发掘出来 ,让人们知晓 ,懂得它们都是经国治家之书 ,是与国民生计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先人的智慧结晶。现今彰显于世 ,是在将它们提升到颇具“国家重要文献”的典籍上来。

为此,父亲的文章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中国古代典籍的同时,开宗明义地指出:

对于我们的古籍遗存,应当很好地清一清家底,开出账目,以方便整理者、研究者按图索骥。

本着“言必信,信必行”的君子诚信本质,他如数家珍一般,从《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谈起,一直讲到中国古代类书等。又以自己对版本目录学的造诣,解读《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事林广记》、《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指陈历代类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及现今的存世情况。然后再以古农书《农桑辑要》、《种艺必用》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古代科技著述《南方草木状》、《天工开物》为个案,逐一进行版本目录上的细致剖解,成功地实践了他所提出的古代典籍校勘学上的“书距律”操作法,让一些千百年来存在人们脑中的疑团一一得以解除,从而确立了这些典籍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至于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更是父亲精心校注的一个本子。此前,《梦溪笔谈》无任何注本。父亲花了30余年的心血,不囿于一种版本,不主一家之说,采用了影刻宋乾道本、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汇秘笈》本以及宋元故书杂记等征引的校勘,纵贯古今,取各家所长,终于在1956年完成了《梦溪笔谈校证》。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审阅后,以其史家的特有敏锐评价:“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得到此书,也感慨地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一些英、法、

日等国学者也对藉个人之力发掘《梦溪笔谈》潜质的校注工作纷纷赞叹不已。今将《校证》的引言及《补证》的重写部分辑入,不过是佐证了父亲在关注中国古代典籍上身体力行的实例。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他执著地认为的:

普罗米修斯的火把,我也擎着走了一个接力的行程,这是我感觉愉快的事情;但走得那样不出色,又是我非常惭愧的事。但是我期望由此能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的指教,或者我再能擎着这个智慧的火把走一程,写成一个较为像样的本子。还希望《笔谈》的广博的内容得到学人们更多的发挥……

关于《道藏》的文章,则是父亲晚年的著述。鉴于世人只关注一些经典巨制的倾向,他觉得:

道教是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把握中国民俗文化的关键。

把道教置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轨迹中加以观察,便能从对汉民族的文明化进程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晶的理解,得到许多有益的明证,才能切中汉民族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思想的肯綮。

为此,他主持编集了多种有关《道藏》的读物,并引发了当时学界对道教研究的热浪。

按照上述思路编成的《中国古代典籍十讲》,只是我在麦青君的督促和启发下着手的力所不逮的工作。

严颜已逝,庭训犹在;

椿影似散,德音长存。

当我校读完父亲文章的最后一个字,遥望西天,再也
按捺不住萦绕心头深深的思念:

爸爸——

您是我心中永远的普罗米修士!

胡小静写于 2004 年 4 月初

【注释】

① 友人在家父仙逝七日后,告知有方家占得家父魂归西天东方青帝处。

② 此为东晋谢灵运的《从游京口北固应召》诗中的对句。原为“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家父改了一字,并题写在友人赠送的一枚葫芦外壳上,作为座右铭。

中国古代典籍略说

1

谈谈我国的古籍

“古籍”，顾名思义，就是古代的书籍。古书是文化遗产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因为它能比较完整地纪录与传达古人的思想感情和积累起来的知识。

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点，是古书非常的丰富。在这份珍贵的遗产里面，蕴藏着我们祖先不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艺术创造与思想发展，但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的封建时代的糟粕。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我国的古籍非常丰富，那么，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国的古籍非常丰富，那么，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呢？据眼前已有的材料，可以作出大致的估计，我国现存的古籍约为七万种到八万种的数字。我们已有的数据有下列的几个：

(1) 收入古籍丛书中的单种古籍，最近由于上海图书馆根据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的收藏编成了《中国丛书综录》(各版“佛藏”即佛经的大丛书尚未包括在内)，从而作出统计，其数字为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即接近四万种；

(2) 没有收入丛书中的单刻本古籍，清朝一代的著作经孙殿起编著《贩书偶记》的纪录，约有一万种；清代以前

遗存的单刻本古籍 ,还没有确切的数字 ,但是估计也不会少于一万种 ;

(3) 我国各地记载山川风土、人情物产的“地方志”非常丰富。现存的地方志 ,经朱士嘉就国内外主要图书馆及科学研究所的收藏做了全面调查后编成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统计 ,是七千四百十三种 ,十万零九千一百四十三卷。

以上三大数据 ,就接近七万种。还有大量的通俗小说、戏剧、唱本和佛经、家谱、金石拓本等等没有比较正确的数字统计在内 ;同时 ,上述三个数据之间 ,也多少有些重复的在内。加加减减 ,就得出上面估计的总数字。

数字这么庞大的古籍 ,它们的内容有些什么呢 ? “古籍”是个笼统的名词 ,指书籍著作的时代划期而言。我们现在一般地划“五四”以前的著作为古籍。至于它们的内容 ,按现代的主要学科来分 ,凡是文(文学艺术)、史(历史)、哲(思想意识)、科(科学技术)四大科的内容 ,在我国古籍中都有所包蕴。从这浩瀚的古籍中 ,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不但创造了丰富、卓越的文史哲三方面的著作 ,也从生产实践和向疾病作斗争中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科技知识。现存的医药专业古籍约有两千种 ,农业生产专业古籍不少于七百种 ,其他像天文、历法、数学、工程、地学(地理、地质)、生物学等方面 ,也都有数量不等的专业古籍和散见在非专业古籍中的资料。

古籍的数量既然如此之多 ,内容又那样的繁复 ,我们如何入手来掌握它的基本知识呢 ? 与任何学问一样 ,需要一把钥匙。古籍目录学的纲要 ,就是我们的一把钥匙。

现在一般地划“五四”以前的著作为古籍。

古籍本身就是封建时代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还应当历史主义地来对待它。

从西汉末年刘向整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藏书,开始进行书籍的分类工作,建立了祖国的图书分类体系以来,后来就发展成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四部分类法虽然是一个封建思想体系的图书分类法,但古籍本身就是封建时代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还应当历史主义地来对待它。用这种分类法来治理浩若烟海、棼如乱丝的古籍,倒比较地容易说明它的内容。

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相当于四大学科中的史学。子部大概相当于哲学、科学两个学科,集部大概相当于文艺这个学科。唯独作为第一部的经部,是很特殊的,不能相当于现代学科的任何部门。原因经部是封建文化的标志,这一部所容纳的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认可”的“必读书”,本来不是按照学术性质而设的门类。如果分析经部中所属各书的内容,那么文、史、哲、科样样都有,例如《周易》中的“卦象”含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卦、爻辞”和“大传”也是谈哲理的,所以是一部哲学书;《尚书》和《春秋》是记载史事的,当然是史学著作;《诗经》是一部文学名著;至于科学技术方面,那么有《周礼》里面的《考工记》一篇,是论述铸造工程学的,《礼记》里面的《月令》一篇,是讲物候学的。

“经部”的形成,是封建社会尊崇“儒学”的结果。

“经部”的形成,是封建社会尊崇“儒学”的结果。我们今天对于旧“经部”中的书,要逐一分析研究;但是也要按照它原来的体系来全面考察,才能了解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完整面貌及其发生、发展和衍变的过程。

经部是由“十三经”、“四书”和两个附从部门——音

乐书籍的“乐类”和文字学书籍的“小学类”组成的。

“十三经”中的十三种书,是逐渐增加而成的。所以要先谈“六经”、“五经”、“九经”和“十二经”。孔子删定的六经,是①易②书③诗④礼⑤乐⑥春秋。秦始皇焚书以后,到汉朝收拾残余,亡失了《乐经》,从此就只有“五经”。《礼》自汉代以后,所传凡三书,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经》也有秦以前三个人所作的“传”留下来,即左丘明作的《左氏传》、公羊高作的《公羊传》和穀梁赤作的《穀梁传》。五经中有两经各“一化为三”,就成为“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在京师把九经刻在石上,是为《开成石经》。后来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成为“十二经”。北宋中期,提升《孟子》到经部,于是最后形成了“十三经”。

汉儒治经,注重训诂,就是释明字义、文义;宋儒治经,注重义理,就是疏通道理。宋学以朱熹为大师,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是为学之本,乃经典中之经典,所以将这四部书作注,合名《四书》,从此经部中才有“四书”这个门类。

有关音乐的古书编入经部,是因为“六经”有“乐”的缘故。但是现存的“十三经”中,并没有《乐经》。关于文字学的书籍也入经部,这是因为读书必须由学习文字入手;在古代把文字学称为“小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

*

*

我国的历史古籍非常丰富,并且体裁也非常繁复,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传记、别史、杂史、载记、政书等。《廿四史》只是正史的一体,不过这一体是历史古籍的骨干,理

“十三经”中的十三种书,是逐渐增加而成的。

汉儒治经,注重训诂,就是释明字义、文义;宋儒治经,注重义理,就是疏通道理。

《廿四史》只是正史的一体,不过这一体是历史古籍的骨干,理由在于这种体裁的史籍记载得比较全面;更由于它们代表了封建的正统观念。

《廿四史》是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武英殿刻竣各种正史的时候才定下来的。

史书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体,就是专叙典章制度沿革的“政书”。

由于这种体裁的史籍记载得比较全面,更由于它们代表了封建的正统观念,所以,“正史”之名,也是由此而来的。

《廿四史》的名称及其作者是:(一)司马迁《史记》,(二)班固《汉书》,(三)范曄《后汉书》,(四)陈寿《三国志》,(五)房玄龄等《晋书》,(六)沈约《宋书》,(七)萧子显《南齐书》,(八)姚思廉《梁书》,(九)姚思廉《陈书》,(十)魏收《魏书》,(十一)李百药《北齐书》,(十二)令狐德棻《周书》,(十三)魏徵《隋书》,(十四)李延寿《南史》,(十五)李延寿《北史》,(十六)刘昫《旧唐书》,(十七)欧阳修等《新唐书》,(十八)薛居正《旧五代史》,(十九)欧阳修《新五代史》,(二十)脱脱《宋史》,(二十一)脱脱《辽史》,(二十二)脱脱《金史》,(二十三)宋濂等《元史》,(二十四)张廷玉等《明史》。

《廿四史》是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武英殿刻竣各种正史的时候才定下来的。抗日战争前,开明书店影印殿本,增加柯绍忞的《新元史》,名为《二十五史》。如果再加上赵尔巽等的《清史稿》,则正史有二十六种。

编年体的历史,最早是《春秋》,但《春秋》早已升入经部,在史部的编年类中就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最重要的著作,晋代在汲冢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亦属这一类。纪事本末体是以每一件大事的起讫作为记载的规范,不像正史把事情因人而分割开来,也不像编年体因时间而分割开来。这种体裁是南宋史学家袁枢创造的,他的名著是《通鉴纪事本末》。后人依此体补前补后,被汇刻为《九种纪事本末》。

史书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体,就是专叙典章制度沿革的“政书”。这种体裁是吸取正史中“志”的特长,予以

扩大、加强,系统地撰写而成。创作这种体裁的,是唐代杜佑的《通典》。

史部除历史著作外,还包括地理类和目录学类的书籍。地理书列入史部中,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目录学书现代划归总类或综合类,古代何以列在史部呢?这有悠久的传统。上古国家藏书,由史官管理。周敬王时,老子为柱下史,孔子访周,想读王室藏书,就谒见老子。从这个事例,便能够了解我国目录学对史部从属关系的由来。

在封建的正统观念里,经、史两部的主要书籍被认为是正当的书,所以有“正经”“正史”的说法;对待子部,就另眼相看,认为它“驳杂不纯”和“旁门左道”。现在我们对子部的书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原来子部所包含的书籍,有哲学、科学两个大方面。所谓“驳杂不纯”者,指哲理书而言,正统派指谏它们“驳杂”,实际上正是古代学术思想争鸣、齐放的结果。所谓“旁门左道”,是指科学技术书而言,正统派不很瞧得起技艺之学,贬之为“形而下者谓之器”,自封“形而上者谓之道”,然而在“器”与“左道”之中,却蕴藏着我们祖先在向自然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为什么称作子部呢?这是由于先秦以及后来的著书立说者,大多数以“什么子”、“什么子”为称号,例如儒家的荀子、贾子(贾谊),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名家的邓析子,法家的管子,兵家的孙子等等。因此对于这些古代的思想家,有“诸子百家”的提法。清末湖北崇文书局汇刻一百种子书,名为《子书百家》;后来石印的翻版本,又改题为《百子全书》。

史部除历史著作外,还包括地理类和目录学类的书籍。

子部所包含的书籍,有哲学、科学两个大方面。

《百子全书》所收的,是以先秦思想派系为主的“九流十家”(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各家为九流,加小说家为十家)的书,没有“三教”的书在内,因为“三教”起于后代。“三教”即儒教、释教、道教。其实儒教的正式名称是“理学”,不过为着配合释(佛)、道二教,就有了儒教这个混名。理学起于北宋,是儒家思想与佛学融化以后的产物,名著有《近思录》(宋朱熹等编)、《象山语录》(宋陆九渊著)等。道教起于东汉,为方士与道家混合后形成的宗教,其主要经典是包含着早期农民起义运动指导思想的《太平经》(据称是东汉于吉编录);道教中的炼丹术一派创造了铅汞化合物炼制技术的名著《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印度的佛教在东汉初期输入我国,随即迅速而广泛地在思想界产生影响,译经及论著,大量出现。第一部译经是《四十二章经》(汉迦叶摩腾译、魏支谦重译),重要的论著有梁僧佑辑的《弘明集》和唐道宣辑的《广弘明集》。

古典科学技术著作以天文算法、农学、医药三类最为丰富。

古典科学技术著作以天文算法、农学、医药三类最为丰富。天算类名著以《算经十书》为代表。农学遗产以《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王氏农书》(元王桢著)、《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为最享盛名。医理著作推《素问》(号称黄帝著),药方集成推《普济方》(明朱橚辑),药典推《本草纲目》(明李时珍编)。此外,建筑学名著有《营造法式》(宋李诫著),综合科学技术名著有《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

集部的内容,就是古典文学的著作。

* * *

集部的内容,就是古典文学的著作。我国文学的两

大渊源是《诗经》和《楚辞》,《诗》既升入经部,集部里的老祖宗就只有《楚辞》。集部的第一类是楚辞,其次是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小说类、词类、曲类。一个作家的专集,列入别集类,如《鲍参军集》(刘宋鲍照)、《杜工部集》(唐杜甫)、《东坡七集》(赵宋苏轼)等。总集类是汇合各家的作品,有两种:一为某时代的全部作家的创作,如《全唐诗》、《全唐文》等;一为选本,如《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孙洙选)等。诗文评类收文艺理论著作,如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钟嵘的《诗品》等。小说类收平话、演义,如《清平山堂话本》、《水浒传》等,与子部小说家类收笔记和传奇如《太平广记》等者有区别。词类的名著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等。曲类的名著有明代臧懋循选拔元人杂剧一百种编成的《元曲选》等。

集部里的
老祖宗就只有
《楚辞》。

(原载 1961 年 11 月 7—9 日《文汇报》)